

第七五册

經濟彙編

戎政典

兵略部

三一二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二十二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二十

後漢七 昭烈帝章武一則 後主建興七則
魏文帝黃初一則 明帝太和二則 青龍一則
則 高貴鄉公正元一則 甘露一則 陳壽
王景元一則
吳大帝黃武三則

戎政典第一百二十二卷

兵略部彙考二十

後漢七

昭烈帝章武元年秋七月帥師伐吳

二年夏六月與吳將陸議戰於猇亭冬十月孫權請和

按三國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公將

曹仁禽于禁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

文帝稱尊號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

諡曰孝愍皇帝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博士許慈議

郎孟光等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

南大赦改元章武六月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

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

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

異劉阿等屯巫移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

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裔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

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

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

猇亭駐營自假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移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秭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督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曷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後主建興三年秋七月丞相諸葛亮討益州叛帥雍闥等平之

按蜀志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群臣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闥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楊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郭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春二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

末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按諸葛亮傳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

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按漢晉春秋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

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復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二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置兵不運糧而綱紀粗

定夷漢粗安故耳

建興五年春三月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

按三國蜀志後主傳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河

北陽平石馬按諸葛亮集三月後主詔曰朕聞天

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

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

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陷竊竊執天

衛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于不孤豎取尋亂階盜據

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因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

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淑之德光

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

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勸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九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熹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救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按諸葛亮傳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防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下詔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

沔陽 按郭冲三事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督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侯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迢迢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常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建興六年冬右將軍諸葛亮伐魏斬其將王雙按蜀志後主傳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退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按諸葛亮傳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就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
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
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
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
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
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師臣
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
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
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
斬雙 按魏略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死數歲
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
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按郭沖四事曰亮
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擄姜
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慨然有
威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
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
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
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
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
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
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按漢
晉春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
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
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踰足

而待矣於是考徵勞勩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
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
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
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
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
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
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籌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
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
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驁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
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
芝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

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
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取荊歸蹙蹙曹不稱帝凡事
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亮有散關之役
建興七年右將軍亮遣將攻魏武都陰平克之詔復
拜丞相是年吳主稱帝遣使及吳主盟
按蜀志後主傳建興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
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
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按諸葛
亮傳建興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
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進退還遂平二郡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
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逼走降集氏亮與復二郡威震因暴功顯雖然
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人
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按漢晉春秋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
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
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
略其費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嫌我必深
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
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
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

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統

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張郃等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魏師退魏延敗郭淮於陽谿

按蜀志後主傳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亦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按魏延傳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還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按魏略曰夏侯惇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惇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褒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間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郎開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

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建興九年春二月丞相諸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夏六月退師斬魏將張郃

按蜀志後主傳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按諸葛亮傳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按漢晉春秋亮亮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病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艾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圍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衣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按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

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討此信之由也

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丞相諸葛亮伐魏以流馬運屯田渭南秋八月亮卒於軍

按蜀志後主傳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於渭南按諸葛亮傳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退軍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按漢晉春秋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按魏氏春秋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按漢晉春秋楊儀等整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我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延熙十七年姜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

按蜀志後主傳延熙十七年夏六月姜維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於縣竹繁縣按姜維傳十七年維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

延熙十八年夏姜維伐魏大破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按蜀志後主傳延熙十八年夏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於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按姜維傳十八年維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

魏

文帝黃初六年三月帝以舟師東征

按魏志文帝本紀黃初六年春三月辛未帝爲舟師東征夏五月戊申幸譙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黃初七年吳攻江夏治書侍御史荀禹退走之諸葛瑾張霸寇襄陽無軍司馬懿討破之

按魏志明帝本紀黃初七年夏五月太子卽皇帝位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殘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入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

明帝太和二年驃騎將軍司馬懿討孟達於新城斬之及敗諸葛亮於街亭

按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元年冬十二月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分新城之上庸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

按晉書宣帝本紀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

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亮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

太和五年三月詔大將軍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天水破之

按魏志明帝本紀太和五年三月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按晉書宣帝本紀太和五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郃爲後鎮帝曰料前軍

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二軍所以爲黥布會也遂進軍陰陵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邳之麥諸將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食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

青龍二年四月詔司馬懿拒諸葛亮於渭南七月帝親征孫權退之

按魏志明帝本紀青龍二年四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擄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龍進軍拒之龍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懸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

城將軍張嶺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軍獨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壁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按晉書宣帝本紀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倚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僭尊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中嬪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氐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平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

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瘥黎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輶車平底木屐前行瘥黎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景初二年詔太尉司馬懿討遼東破斬公孫淵按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秋七月孫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望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諸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秋八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於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

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按晉書宣帝本紀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軍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大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立典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

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及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遣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倉猝遼水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糈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愚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相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熾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

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老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冠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尸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悉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於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齊王正始二年夏五月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太傅司馬懿拒退之按魏志齊王本紀正始二年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六月辛丑退按干寶晉紀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相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相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剋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廢軍不能而

任之此爲獲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軍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嘉平五年詔太尉司馬孚拒諸葛恪於新城

按魏志齊王本紀嘉平五年五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秋七月恪退還 按漢晉春秋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

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

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田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按魏略張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田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

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棚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師擊敗田丘儉文欽於樂嘉

按魏志高貴鄉公本紀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田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按晉書景帝本紀正元二年春正月鎮東大將軍田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於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傳報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於陳許之郊甲申次於懸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跡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因默思圖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

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于壽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奮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爲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焉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焉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嶺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

甘露三年大將司馬昭攻斬諸葛誕於壽春按魏志高貴鄉公本紀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按晉書文帝本紀甘露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觀爲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謂速伐之帝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遼辰光武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

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植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憚等三萬餘人來救詎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竝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祭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

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莫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原軍士大豆人三升飲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乏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果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憚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請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

會欽計事與誕詐誕手刃殺欽欽子壽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壽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虞其假使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於京師

陳畱王景元四年夏五月詔遣鄧艾鍾會將兵入蜀後主出降

按魏志陳畱王本紀景元四年夏五月詔曰蜀葛南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會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衆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取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略谷伐蜀十一月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按鄧艾傳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繼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

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超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竝還退曰賊未可擊艾怒曰亡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輓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輿受而有之檢御將士無所據略綬綬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按鍾會傳司馬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緒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貨諸軍聞之莫不

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于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合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口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綿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於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勸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郡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威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環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勸威闔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

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倬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諱殊俗同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固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臣各千戶

按晉書文帝紀魏景元四年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鹵略計取吳作戰船還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定號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敗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

以爲未有覺屢陳吳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街絕維歸路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略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賁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艾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營龍西太守牽弘還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頌追敗維於強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維縣劉禪降

吳

大帝黃武元年大都督陸遜大破蜀軍

按吳志孫權傳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都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陣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按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簪賞誘動諸將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

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鍵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愚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賊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劉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鐵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半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

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圖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怖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加拜還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略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後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于禪龔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

黃武二年朱桓等擊破魏軍於濡須中州

按吳志孫權傳黃武元年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車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繁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賤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上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賈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使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懷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三月曹仁遣將軍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長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雕等按朱桓傳桓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谿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

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雷蒙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擒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

黃武七年八月陸遜大破魏將曹休於石亭

按吳志孫權傳黃武七年夏五月都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按周魴傳黃武中都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都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密命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向所聞知者令誦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賤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徵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微薄各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夙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賤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起未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

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吳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甯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臾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遽不復厚雖或甄舍終見剪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集約未知驅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已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趙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聲賞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誅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

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賤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宜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遐逝洩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華俱下其五曰都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拚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與大眾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今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

不遠今飭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遂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聞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日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關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飭賤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飭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飭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合臣無效猥發僉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誦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賤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國無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賤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飭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飭亦合衆隨陸逼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飭

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飭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飭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按陸遜傳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誦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二十三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晉一 武帝泰始二則 咸寧一則 大康一則
惠帝永平一則 永寧一則 太安二則

戎政典第一百二十三卷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晉一

武帝泰始四年冬十月吳將施績萬郁等入寇太尉義陽王望等敗之

按晉書武帝本紀冬十月吳將施績入江夏萬郁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荊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晃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 按義陽成王望傳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實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

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臺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速朕嗣位彌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徭羽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重鎮假節如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 泰始八年秋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吳將陸遜攻之遣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救闡不克 按晉書武帝本紀秋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引擊建平以救闡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為抗所禽 按三國吳志陸抗傳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士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勒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

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裔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引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蘭惠鎮西將軍朱琬拒引身率三軍憑圍對擊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車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蓄力項領伺視聞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畏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 咸寧五年冬十二月武威太守馬隆擊破樹機能斬之

按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五年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使討幽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十二月馬隆擊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 按馬隆傳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羌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南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小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以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圍犬人猝敗韓且萬能等率萬

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眺曰前精募將士少如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冠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議賜爵加秩各有差 太康元年春三月王濬以舟師至於石頭孫皓降吳平

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於板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使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於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而縛與觀降於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檣送於京都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 按羊祜傳咸寧初祜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僕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